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花影集
潦倒子傳

山陽祝理者，為縣大族。壯歲試舉子不捷，遂放意林泉，以詩酒為務。凡郡之佳山勝水，廢陵古廟，遊覽將遍。所作詩文，長篇短句，稿積盈架。騷人詩客日相娛樂。然理之為人性尚忠正，惡偏私，每見人之不忠不孝者，疾如深仇。一日，於一友處，遇有《岳鄂王傳》，取而讀之。將畢，勃然震怒曰：「當是之時，天不在上耶？地不在下耶？舉國之人皆昏醉而不知耶？何容奸邪如此妄為！」手碎其傳，仰天呼歎，撫膺頓足，歸而不食者累日方已。忽日作詩一章，邀諸同儕，具牲酒設香燈以詩訴於天。復作文以祭之。其詩曰：

六飛南渡天維缺，八陵九廟風塵隔。
神州百二犬羊屯，兩河黎庶流膏血。
宗澤亡來勢莫支，伯彥當權徒賣說。
孱謀不念父兄冤，甘仇忍恥無心靈。
岳侯忠義金石堅，威宣酋虜兵無前。
鐵馬橫行踏沙漠，金戈高杖揮燕然。
萬姓歡呼期舊物，兩京迅掃除腥羶。
報國赤心先刺背，有誓不與仇同天。
傳檄中原平有日，三軍含笑胡兒泣。
父老壺漿遠近迎，猾盜投誠爭獻執。
關陝河中日震驚，胡都重貨皆移北。
一朝詭計促旋師，十二金牌星火急。
東窗私語逆謀臨，萬里長城竟陸沉。
塞上旅魂思故國，海隅屈膝仰仇金。
一時意許山河介，萬載含冤海岳深。
清風千古稱高節，寒月當湖見此心。
我讀此傳氣山湧，欲奮老拳施毒猛。
糾同仗義愛仁人，發取秦奸遺臭塚。
斷棺粉骨夷塋園，拔樹尋根絕裔種。
岳兮岳兮奈若何，此恨綿綿天地永。

復作告天文曰：

仰彼蒼兮高玄，伸痛憤兮於天。
何忠良兮受戮，奈奸逆兮長年。
問鬼神兮安在，胡縱惡兮無愆。
薦予請兮可察，雖異代兮當為之伸冤。
祭畢，割牲煮酒，與諸友共飲盡歡而罷。

是夜，理將就寢，忽得重疾，及曉其口歪若吹螺。諸友聞之奔走莫救。或有請女巫降神者，神曰：「秦相乃先代元老，爾非岳侯親知，無故代人復恨，陰報如此。若不發願相酬，此病必死。」舉家惶懼，叩拜承伏，而責理之狂誕。理但微笑不答。

是後理疾少間，而集家資數十萬，更典水田，足錢百萬，為游杭之計。遂具衣裝，從童僕，戒行有期。諸友餞祖，共請其故。理曰：「少至秦相之墓謝過耳。」眾以為然。遂張帆而去。

不越數日而回，眾怪而問之，理以手加額曰：「噫！理以愚鈍之姿，早失問學，妄自為之。操施管見，幾陷於不義。幸遇哲人，得救斯過，蓋予之幸也、福也，諸公又當為予賀也。」眾請其說，理曰：「予之此行，實欲至杭以財為費，糾集義人，發掘秦奸之塚，以伸古今之冤，豈肯伏躬信巫酬願也！不意行至高郵，阻風湖口，近一水村而泊，予乃下船隨岸閒步，將裡許，繞出汀沙之表，予乃挾叢蘆之陰，藉沙而坐。

「時當仲秋，水落洲空，沙明浪靜，四顧湖光極目無際，上下相涵，水天一碧。新月初升，暮雲影裡生光；落日將收，夕色霞邊返照。一天詩料，滿腹幽懷。理正沉思間，忽聞人聲。映蘆竊窺，見岐岸之上有人面湖而立。細視，乃一樵者也。一手持一空擔，一手提一巨缶。良久，大呼數聲，洲渚皆震。遙見敗荷深處撐出小舟，乃一漁者向岸而來。將近，樵者呼曰：『得魚否？』漁者答曰：『得一巨鱸，煮已將熟，亦未知有酒乎？』樵者舉缶示之，二人鼓掌大笑。乃移舟近岸，維於一老樹。樵者以兩足踏其船頭，坐於樹根。漁者就船屈膝相向而坐。

「少傾酒至，二人且飲且談。理乃潛身竊聽，皆世外恍惚之言，非經所載之語。良久，樵謂漁曰：『今飲甚樂，我欲歌詩，君當和之。』遂擊缶歌曰：

雲斂千山萬木秋，採樵活計最清幽。
閒來易酒隨心賞，不識人間更有愁。
漁者叩舷而和曰：
水落湖空一望秋，綸竿趣味一般幽。
湖魚湖酒終朝醉，得失從教世上愁。
理潛於蘆中，聞此佳作，不覺徑前，失聲而和曰：
抑氣無伸鬢欲秋，喜聞佳葉出塵幽。
倘蒙莫叱容叨和，少滌狂生萬斛愁。

二人赫然相顧，有不樂之色。理乃至前長揖，謝其輕和搪突之罪。二人不甚相答，其漁者徑前解纜欲去，其樵者笑而留曰：『彼非狂夫俗子，亦吾儒之晚生也。況復能詩，正可共酬一晌之樂，何為相界若此耶！』漁者微笑而止，遂邀理坐於次而共相酬樂。樵謂漁曰：『適聞我倡而君和，今君當先倡，我二人宜和之。』漁乃讓於理，理不敢當。漁遂鼓枻而歌曰：

一著煙蓑萬慮空，林泉廊廟本來同。
虛舟漾漾隨行止，笑殺當年阮藉窮。
樵者撫掌應聲而酬曰：
漢楚功名過眼空，是非榮辱古今同。
爭如懶散忘機客，總謂身窮道不窮。
理固辭不已，拱手而賡曰：
志士仁人此日空，理冤舉直孰能同。

揮金不吝求成義，不為區區世路窮。

吟畢，各暢飲數杯。樵調理曰：『此孩子倡。』理不敢辭，離次吟曰：

天高地厚此冤深，報應無聞似石沉。

欲向旁人陳往事，不知那個是同心。

樵者笑而答曰：

白雲重疊亂山深，斧擔歸來日又沉。

且向江湄酬一醉，自來鐘鼎不關心。

漁者響感而應曰：

扁舟一葉水雲深，看破塵中幾陸沉。

一任虎狼爭失鹿，是非不到野人心。

吟畢，漁者調理曰：「觀子詩意憤抑深切，操心敬嶮，為何至此耶？」理不敢隱，遂備告其居處姓名，訴其讀傳不平之由，發憤游杭之計。

漁聞理言，一笑而絕倒，曰：「子為儒生，如此之事不明，是冒儒名也。予試為子陳之：夫天以陽言，地以陰言，五行於斯又分形氣。人秉陰陽之全，具五行之妙，所以本五常而備百行也。若人事乖離，則陰陽五行各失其序，理逆氣違，陽斂不舒，陰慘肆悖，而有水旱之災、瘟疫之害，甚至兵起國危、人民荼炭，非天有所作為，乃人事應感如此，雖天亦無如之何。且趙宋之有天下也，趙普首建篡謀，後佐太宗背母兄而殺弟姪；王欽若之侍真宗，以詭而降天書；王安石以行新法而敗民業；其源大抵如此，而慾望其流清，得乎？其間數君，雖有絲毫之善，功不補過。乃至徽欽而後，事至莫挽。天心仁愛，延及九廟，賊檜之生，非飛之仇敵，乃宋國當傾之害物也。非徒殺飛，實滅宋也。飛存宋存，飛亡宋亡。宋既當亡，其可使飛不亡哉！然陰在陽中，陽順陰逆，故君子道長而福，小人道消而禍。陽在陰中，陰順陽逆，故小人道長而福，君子道消而禍。其飛檜同事將亡之宋，正陰慘陽伏之時。檜既合時享福，飛欲不禍得乎？此所以子之不足與檜為冤也。」理曰：「若然，則岳侯當以忠順為非、以奸逆為是乎？」漁復笑曰：「若以飛之生死論之，更有說焉。夫大丈夫之於世也，恒以生遇其時與不遇其時，死得其所與不得其所，以為幸與不幸，豈較其壽之短長、事之成敗以為得失者哉？若岳侯者，正所謂生遇其時、死得其所，其光其美何以加之！且古之人臣，能建不世之功，得全其始終者，是幾人乎？自宋興以來，能事武臣比比不少，世獨以岳侯稱者何？蓋因志將伸而驟屈，功將成而復墮，年當富而卒夭，國氣已振復至於不可為，致使仁人義士悲惜悼痛，如在己躬而不擲也。如鄧禹者，漢之名將，而有關中之敗；孔明者，蜀之臥龍，而有街亭之失；曹彬者，宋之良將，而有白溝之潰。設使當時世無秦奸，岳侯不死，孰敢必保其始終乎？噫！非秦奸則岳侯精忠不彰，非秦奸則岳侯功名不著，非秦奸則岳侯始終不美。天設秦奸以成岳侯萬世不磨之，。欲為岳侯報怨者，是不知其所而為也呵呵。」

理乃脫然明悟，不覺手舞足蹈，喜極而狂，輒向漁樵百拜謝教。於是漁者拍漁鼓而歌，樵者吹匏笙而和，理為之起舞，哄然而樂。彼各皆醉，漁即解纜將去。樵調理曰：「今此之別，後會難期。吾有小詩，敬為子壽。」詩曰：

世間惟酒可消愁，事大如天醉即休。

彼是我非皆莫較，但能潦倒足風流。

吟畢，長嘯而去，漁亦鼓棹而歸。理既還舟，次日往訪，竟無蹤跡。理乃浩歎而歸，誓絕報怨之念矣。」